

3770



四川竹琴

張松獻圖

重慶人民出版社



張 松 獻 圖

〔 竹 琴 〕



重慶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張松獻圖·····	[1]
打獵汲水·····	[14]
二堂回書·····	[24]
蘆 花 衣·····	[36]



張松獻圖

楊修：（詩）代代書香有根基，
权为主簿把身棲，
他日身到公卿地，
要与皇家定社稷。

下官楊修，現任曹丞相麾下主簿之職，
今日丞相聚集文武，傳見西蜀入貢使
臣張松，理當早來侍候，耳听云板声
响，丞相升帳來也！
（軍卒吼開門）

曹操：（唱）云板声响虎帳開，
文臣武將左右排，
三軍兒郎齊披鎧，
（表唱）曹操升帳喜滿懷。

孤大漢丞相曹操字孟德，自孤征戰以
來，攻破袁紹袁術，戰敗馬超呂布，天
下聞名，諸侯喪胆，今有西蜀劉璋，差
來使臣張松入貢許都，是孤故意三日
不見，一則試彼之誠意，一則顯孤之威
嚴，於是延至今朝，方升帳傳見，楊
修！

楊 修：侍候丞相，

曹 操：使臣張松現在何處？

楊 修：現在轅門！

曹 操：傳孤鈞旨，張松進見。

楊 修：是。丞相鈞旨下，傳使臣張松進見。

張 松：來了！

奉命入貢進中原，
三日不見為哪般？
今日叫傳不相請，
輕慢斯文理不端！
本得我把畫圖獻，
心中不服曹阿瞞，
當面不拜拱手見，
上是丞相松打參。

曹 操：哼！張松，

張 松：丞相！

曹 操：汝主為何連年不來入貢？

張 松：寡君非不入貢，只因蜀道崎嶇，行旅艱難，又兼盜賊蠭起，以致入貢不得！

曹 操：什麼話！自孤征戰以來，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四方早已平定，何言有盜賊二字？

張 松：丞相言說四方早已平定，只怕未必！

曹 操：啊！你有何說？

張 松：丞相請听！

東吳孫權智謀深，
北有張魯與馬騰，
荊襄桃園威名震，
何言天下已太平？

(表唱)曹操聞言心忿恨，

起身下坐往內行，
文武眾官紛紛論，
先生枉自作使臣！
奉命言詞須謹慎，
如此對答欠精明！
幸喜丞相能容忍，
汝可速去莫留停，
張松冷笑把話論，
我蜀中無有獻媚人。

楊 修：張先生此言差矣！你蜀中無有獻媚之人，難道中原又有不成！

張 松：答話者何人？

楊 修：主簿楊修！

張 松：請來對禮！

楊 修：有禮相還，張先生方才出言，未免小視人也？

張 松：楊先生不知，只因我蜀中之人，不愛阿諛逢迎，故余以直言對之。誰知你家丞相喜奉承，惡直言，松既得罪丞相，明日告辭回川便了。

楊 修：張先生何必去心太急，你我去至館驛
一敘如何？

張 松：謹遵台命。

楊 修：張先生請！

張 松：楊先生請！

楊 修：請！

（表唱）二人說罷將身起，

出了相府上坐騎，

張松馬上自思慮，

楊修留我為甚的？

久聞此人舌辯士，

廣有智謀使心机，

到了館驛當留意，

看有何言對我提！

不言張松自疑慮，

楊修馬上暗尋思：

笑劉璋此類人物也差使！

口中全無應對詞，

少時與他閒談敘，

試他胸中實與虛。

正躊躇已到館驛地，

二人相讓往內移。

楊 修：張先生請坐！

張 松：有座！

楊 修：張先生遠從蜀川而來，多受風霜勞碌

了！

張 松：奉命出使，何敢言勞！

楊 修：請問張先生，你蜀中景況如何？

張 松：楊先生要問，請听！

古称天府益州郡，
环繞二百八十城，
雞鳴犬吠聞四境，
田肥土沃歲丰登，
文似相如真學問，
武如伏波馬將軍，
濟世名醫稱仲景，
垂帘賣卜有君平，
九流三教多得很，
出类拔萃个个能。

楊 修：（插白）如公者有几人？

張 松：如要与松來比論，
車載斗量數不清。

楊 修：先生在蜀中現為何官？

張 松：益州別駕。楊先生官居何職？

楊 修：曹丞相麾下主簿。

張 松：久聞明公世代簪纓，何不立身廟廊，輔佐天子，而乃為區區小吏屈居人下？
余性粗言直，幸勿見怪！

楊 修：這個……

（唱）楊修聞言面帶羞，

先生不知此情由，
雖然現在相府走，
各路錢糧來管收，
只因丞相韜略有，
早晚領教添智謀。

張 松：且住！松聞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
達孫吳之機，有何才能，敢指導明公！

楊 修：我家丞相，胸有大才，現作新書一冊，
深得兵家之奧妙，先生可願觀乎？

張 松：願借一觀！

楊 修：新書在此，張先生請觀！

張 松：待松一觀！

展開新書仔細觀，
孟德手作十三篇，
奸雄果然有高見！
行兵韜略樣樣全，
若存此書留禍患，
不如用計毀書篇，
再再留心看一遍，
從頭到尾記周全，
過目已畢將書掩，
尊聲先生听某言！

請問先生此書何名？

楊 修：此名“孟德新書”，乃丞相仿孫武子
一十三篇而作，內有行兵妙法，可能留

傳后世否？

張 松：楊先生此言謬矣！

楊 修：怎見得？

張 松：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被你家丞相剽竊以為己出，我蜀中三尺之童，皆能橫讀倒背，公如不信，請掌定書本待我背來！

楊 修：倒要領教！

張 松：請听！先生言話亦糊塗，

誑我說是孟德書，

此書若是丞相做，

蜀中小兒怎記熟？

先生穩穩掌書簿，

試听我松來背出，

（表唱）張松說罷口不住，

頃刻背完孟德書。

明公！此書旧有，何為新作，不足為奇！

楊 修：這……

張 松：我松明日起程回川，就此告辭！

楊 修：別駕何得去心太急，請暫住館驛，待修面見丞相引見天子如何？

張 松：有勞！

楊 修：請了！

（表唱）楊修辭別將身起，

館驛門外上坐騎，
馬上低头暗思慮，
張松奇才世間稀，
觀相貌生得甚怪異！
兩目能讀十行書，
頃刻將書全背去，
為何丞相不識知？
去到相府詳稟敘，
下馬整衣往內移。

楊 修：楊修見過丞相！

曹 操：先生夤夜見孤何事？

楊 修：啓稟丞相，今日何故怠慢張松？

曹 操：張松形容古怪，出言無禮，故慢之。

楊 修：修在館驛與他言談，他對答如流，廣有機智，故將丞相所作新書與之試觀，殊知他過目一遍，則能倒背如流，口稱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他蜀中小兒均能背誦，并非丞相新作。如此奇才，世間少有！

曹 操：吓，難道此書與古人暗合不成！楊修！

楊 修：侍候丞相！

曹 操：傳孤大令，速將此書焚燬，存留者斬！

楊 修：得令！

（過門）

曹 操：啊呀！不可！久聞張松有過目成誦之

能，犹恐中伊之計，來呀！將書追轉！

楊修：已焚燬了！

曹操：嗨唆！真中了奸人之計了！

楊修：丞相免慮！不如明日在較場聚集三軍列陣操演，傳張松觀看，以彰我中原之威。

曹操：这……使得！

（表唱）曹操当夜把令傳，

曉諭各营众將官，

明日較場把陣演，

官兵通通要到全，

次日天明日色暗，

較場号砲哱喧天，

曹操上台往下看，

文武上前忙打参，

心中不住暗打算，

今日列陣顯威嚴，

故使張松來看見，

必定心驚胆又寒，

回報刘璋早納款，

双手捧圖献西川，

想到此曹操笑滿面，

一支令箭往下傳。

曹操：楊修！

楊修：在！

曹 操：張松呢？

楊 修：現在轅門侍候。

曹 操：傳他進來！

楊 修：得令！傳西蜀使臣張松，

張 松：來了！眼哼！張松進轅門，一眼看分明！

楊 修：傳使臣張松。

張 松：來了！日轉龍蛇陣，風翻虎豹營！

楊 修：傳張松！

張 松：來了！旌旗分八卦，金鼓震三軍！

楊 修：傳張松！

張 松：來了！來了！曹操上坐定，可算聚將星！

楊 修：傳張松！

張 松：來了！來了！！來了!!!

(唱)人馬紛紛排隊伍，

馬蹄翻翻擺陣圖，

旌旗飄飄空中舞，

殺氣騰騰天地烏。

不覺心下猛省悟，

老賊分明藐視吾，

越想怒氣難忍住，

側戴帽來斜穿服，

大搖大擺慢慢移步，

走上台來半閉目。

哦哈哈哈哈！真正好热哋呀。

曹 操：哈哈，

張 松：好威風呀！

曹 操：哈哈！

張 松：好丑哇！

曹 操：哈哈……这这这这！

張 松：丞相請了！

曹 操：你看孤家軍威如何！

張 松：我主西蜀刘璋，只知以仁义待人，不知有兵革！

曹 操：住口！你看孤家隊伍，燕飛不过旗桿，蛇竄不过馬蹄，大軍到处，战必勝，攻必克，兇逆喪胆，匪酋投降，孤早晚要取你蜀川，你可知道否？

張 松：丞相兵到之处，战無不勝，攻無不克，我松早就知道丞相乃盖世英雄，千古罕見！

曹 操：既知道孤是盖世英雄，汝可講來！

張 松：听到：

初与呂布战濮陽，
随后赤壁战周郎，
宛城張綉曾交仗，
華容又遇关云長，
割鬚棄袍潼关上，
夺船避箭渭水旁，

丞相行兵賽姜尚，
威名早已天下揚。

(表唱)曹操听罢怒朝上，

曹 操：丑鬼出言把孤伤，
吩咐左右上了綁！
文武一齐上廳堂。

众文武：丞相在上，張松言語冒犯，理应取斬，
但斬了張松，恐天下聞知，反言丞相气
量褊小，不能容人，望乞开恩恕却！

曹 操：众公莫非与丑鬼講情嗎！

众文武：丞相施恩！

曹 操：与孤解下來！

众文武：謝过丞相！

曹 操：可惱呀！

一見丑鬼怒滿腔，
乱出狂言把孤伤，
若非众公把情講，
叫你身首兩分張，
吩咐乱棒打出帳，

(表唱)張松憤气出較場。

張 松：我看他無有容人量，
枉自搆圖到許昌，
低下头來心暗想，
猛然想起刘关張！
到处聞听人贊講，

皇叔仁义天下揚，
不如把圖去献上，
忙忙催馬走荆襄。
(表唱)張松罵曹好胆量，
刘备得圖下一章。

(据王燕成抄簡陽易九洲本，由譚众整理。)

打獵汲水

刘成佑：（詩）小將生來志气剛，
文韜武略比人強，
男兒身登龍虎榜，
方算國家一棟樑。

小將刘成佑，奉了帥父之令，郊外畋獵，不覺半月，今日天气晴和，正好拔寨前行。小王！

小 王：有。

刘成佑：吩咐众軍，拔寨前行。

小 王：众軍听着，少將軍有令，拔寨前行。

众 軍：得令。

刘成佑：九成，

九 成：侍候少將軍。

刘成佑：与爺抬鎗！

九 成：請少將軍上馬。

刘成佑：正是：二堂遵父命，打獵閒散心，馬上傳將令，兒郎听令行。（噢）

手提銀鎗上雕鞍，

郊外畋獵喜心間，

头戴金冠雉尾閃，

身披銀甲扣連環，
跨騎戰馬腰佩劍，
虎頭戰靴腳上穿。
一片殺氣沖霄漢，
叫聲兒郎聽爺言：
得彩歸來賞彩綬，
各顯武藝莫貪玩。

(表唱)忽然間，天空飛來一羣雁，
眾軍一見心喜歡，
左開彎弓右搭箭，
箭中雁鵝落平川。

小 王：稟少將軍，兒郎們射下雁鵝。

劉成佑：好呀！射着雁鵝者，每人賞銀三分。

小 王：是！

劉成佑：轉來！

小 王：轉來何事？

劉成佑：你就言少將軍言說，射着雁鵝者，每人賞銀三分，未射着者，叫他們不用慙氣，下次射着，還有重賞。

小 王：三軍听着，少將軍有令，射着雁鵝者，每人賞銀三分，未射着者，叫你們不要慙氣，下次射着，少將軍還有重賞。

軍 甲：射脫了，射脫了！

軍 乙：嗓子東西射脫了？

軍 甲：我把銀子射脫了。

軍 乙：不要慊气，少將軍說過，下次射着，還有重賞。

軍 甲：好嘛，下次我一定射着，決不射脫。

刘成佑：成佑自思：此處未見獐麝兔鹿，待我四下看來。小王！

小 王：侍候少將軍。

刘成佑：前面茂林深处是什麼地方？

小 王：是徐州所屬沛縣地方。

刘成佑：觀看那處，樹木參天，野草叢生，走獸必多，傳我大令，去至那搭，再紮一圍。

小 王：眾軍听着，速到前面茂林深处，紮下圍場。

眾 軍：得令。

(表唱)成佑馬上目觀哨，

眾軍跟隨不辭勞。

加鞭催馬往前跑，

不覺來在半山腰。

忙把圍場來紮好，

刘成佑：眾軍！

眾 軍：有，

刘成佑：今朝各顯武藝高。

派幾人去放鷹犬守要道，

派幾人把守圍場要箭法高，

兒郎們耀武揚威滿山跑，

吓得那野獸四處逃，

這一回打的野獸諒不少，
專等兒郎把令交。

众 軍：見過將軍交令，打得野獸在此。

成 佑：趁此時刻，將野獸一網打盡。回府自有重賞。

众 軍：得令！

（表唱）再轉身，人馬奔騰如山倒，
跑出犬大白兔在山腰，
众軍一見哈哈笑，
小王馬前稟根苗。

小 王：稟少將軍，現出犬大一只白兔。

刘成佑：好呀！犬大白兔，乃稀罕之物，待我親身上前。

方才小王來稟報，
不由豪傑喜眉梢，
馬上抬頭二目眇，
果見白兔在奔逃，
自幼操習箭法好，
開弓忙放箭一條，
白兔帶箭往外跑，

众軍！

众 軍：有。

刘成佑：隨爺追趕莫辭勞。

（表唱）成佑追兔暫不表，
再言三娘把水挑。

李三娘：（詩）自幼生長在富豪，
爹媽早年喪陰朝，
哥嫂不念同胞義，
打奴磨房受煎熬。

奴李氏三春，配夫刘志远，前到邠州投軍！至今音信杳無，可恨哥嫂不仁，對奴百般折磨，白日汲水，晚來搥磨，適才午膳已畢，待奴前去汲水呵！

肩挑水桶淚長淌，
珠淚滾滾濕衣裳，
哥嫂做事良心喪，
不該打奴在磨房，
異日奴夫回鄉黨，
看你何顏見劉郎。
來至井邊把桶放，
急急忙忙把水量。

（表唱）不言三春苦情況，
成佑追兔下山崗。

小 王：稟少將軍，白兔不見。

劉成佑：小王、九成前去尋來。

小 王：是，奉了將軍令，

九 成：怎敢慢消停！

小 王：抬頭細觀看，

九 成：那旁一婦人。

小 王：那旁有一婦人，你我何不前去問來。

九 成：走嘛！唉呀小王，这里有井一口，还有七个角角。

小 王：哎！你看，那石头上面刻有字跡，“八角琉璃井”，你怎么說是七个角角嘛！

九 成：待我來数一下，一个，兩個，三个，唉呀！小王你看，我們少將軍之箭落在这水桶旁边，怎么不見白兔，你我还須稟明。

小 王：稟將軍，白兔不見，尋着雕翎。

刘成佑：何处得來？

小 王：隔此一箭之道，有一貧妇在井边汲水，未見白兔，只見雕翎落在水桶側旁。

刘成佑：哈！为什么只見雕翎，……待俺上前，貧妇，你可見一只白兔否？

李三娘：呢呀將軍！奴受苦不尽，滿腹愁腸，哪有心思來看你白兔啊！

刘成佑：哦！聞汝之言，似有苦情，何不將你受苦原由，对我一訴，看能与你分憂解愁否？

李三娘：將軍不嫌絮繁，容稟哪！

李三春未开言珠淚長淌，

尊一声少將軍細听衷腸！

刘成佑：家住哪里？

李三娘：奴家住就在此李家庄上，

刘成佑：可有父母？

李三娘：李文魁杜氏女是我爹娘。

刘成佑：姊妹几人？

李三娘：李洪义李洪信是奴兄長，
奴的名叫三春人称三娘，

刘成佑：配夫何人？

李三娘：奴配夫刘智远幼習槍棒，

小 王：胆大貧妇！擅提我家帥爺名諱，豈你
無罪？

刘成佑：噢，小王，天下同名共姓者甚多，他乃
鄉間貧妇，不用驚駭於她。貧妇，你緩
緩講來！

李三娘：容稟哪！

到邠州去从軍离开家鄉。

刘成佑：有后無后？

李三娘：在磨房生一子难以撫养，
命寶公送邠州交与夫郎。
自从得他主僕离开鄉党，
奴日夜受折磨甚是淒涼！
这是奴苦情况对君細講，
少將軍你看奴慘不慘伤！

刘成佑：哦！

聞他言來淚難忍，
不由我心中暗思忖，
为然何一家大小同名姓？

此事叫人心不明，
这貧婦莫非是我親生母？（噢！）
邠州堂上有双親。
左思右想心不定，（哦！有了。）
归家細問老年尊。

貧婦，適才聞汝之言，你丈夫現在邠州
从軍，少爺乃邠州人氏，你何不修書一
封，少爺与你帶回邠州，在那五營四
哨，查訪查訪。訪得夫來夫相見，查得
子來子團圓，你意下如何？

李三娘：呢呀！將軍，若得將軍与奴帶書，大恩
难忘，待奴归家取來紙筆墨硯。嗨！
奴若归家，哥嫂知道，又是一場煩惱，
奴只得扯下半幅罗裙，咬破中指，修封
血書罢了！

扯罗裙咬中指鮮血直冒，
這一陣不由人珠淚双拋！
上寫着李三春多多拜上，
多拜上狠心夫負义刘高：
自从你到邠州从軍去了，
十六載人不回信也不捎，
恨只恨二哥嫂心腸不好，
苦苦的逼你妻另嫁富豪，
妻不允二哥嫂又用計較，
將你妻打磨房受尽煎熬。

你的妻怀六甲身孕滿了，
在磨房才生下你刘門根苗，
黑夜里生姣兒無有灯照
断脐帶磨房中又無剪刀，
莫奈何你的妻才用口咬，
取乳名咬脐郎罗裙緊包。
二哥嫂做的事令人可惱，
夺我兒就往那荷花池拋，
幸喜得老寶公馬房上料，
暗暗的下魚池救出兒曹。
命寶公送姣兒來把夫找，
若見到你就該早回故郊！
刘郎夫你不念結髮情好，
难道說咬脐兒不念劬勞？
李三春修罢書緊緊包好，
尊一声少將軍細听根苗，
煩勞你將書信仔細收好，
必須要見本人才把信交。

將軍升上，受奴一拜！

刘成佑：不拜也罷。

貧妇人暫且在家中候倒，
限半月自然有回書來交。

李三娘：李三春辞將軍归家去了，
何日里見刘郎才把气消。

將軍請了。

刘成佑：請了！

刘成佑坐馬上忙傳令号，
叫一声众兒郎細听根苗：
將弓弩和鷹犬一齐收好，
早回到邠州城好把令交。

众 軍：听說是回邠州欢喜不了，
收弓弩和鷹犬怎敢辞劳！
上战馬忙加鞭行走大道，
不数日就回到邠州城壕。

（表唱）打獵汲水書完了，
下一回二堂把書交。

（据蕭湘泉口述，参考“川剧”整理本綜合整理，由蕭
湘泉，史 源共同整理）

二堂回書

刘 高：（詩）吾兒年少逞英豪，

腰挂宝劍志气高；

郊外田獵無音信，

怎不令人常心焦！

本帅刘志远，只因咬臍孩兒郊外田獵，
二十余日未見回府，人來！

小 軍：侍候！

刘 高：少將軍回府早报爺知。

小 軍：是。

刘成佑：郊外田獵事，回明帅父知。小將刘成佑。來此已是府門，众軍！

小 軍：有。

刘成佑：各回本營。

小 軍：得令。

刘成佑：待俺下馬。把門軍！

小 軍：侍候少將軍。

刘成佑：前去通稟帅爺，你言少將軍回府。

小 軍：是，稟帅爺！少將軍回府。

刘 高：叫他自進。

小 軍：是，少將軍，帅爺叫你自進。

刘成佑：待俺自進。上是師父，孩兒交令。

刘 高：一旁坐下！

刘成佑：謝过師父。

刘 高：成佑呀！

刘成佑：兒在。

刘 高：我兒郊外田獵，打有多少獐獍兔鹿？

刘成佑：獐獍兔鹿不多，兒得遇一樁奇事 要 回
明師父。

刘 高：有甚么奇事？緩緩講來。

刘成佑：師父容稟哪！

(唱)奉父命紮圍場兒把彩闖，
見一只大白兔恰似銀霜，

刘 高：我兒就該放箭？

刘成佑：是你兒開金弓忙把箭放，
那白兔帶雕翎奔走忙忙。

刘 高：兒就該追趕！

刘成佑：是孩兒催坐馬看看趕上，
小軍報追到了琉璃井旁。

刘 高：可曾將那白兔追着？

刘成佑：一轉眼那白兔不知去向，

刘 高：哎！兒哪！白兔不見倒也罷了，那支
雕翎，上有為父名諱，豈是失掉得的？

刘成佑：那雕翎落之在水桶側旁。

刘 高：有桶必有人。

刘成佑：命小王和九成前去覲望，

刘 高：見些什么？

刘成佑：井旁边站一位汲水娘行。

刘 高：那娘行好大歲数，怎样穿戴？

刘成佑：兒观他不过在三十以上，
穿一条破罗裙难遮風霜。

刘 高：他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可有父母哥嫂？

刘成佑：他也曾对你兒細細言講，
他住居沙陀寨李家村庄，
他的父李文魁頗有名望，
他的母杜氏女甚是賢良。
不幸得二双親早把命喪，
單丟下三兄妹看守田庄。
李洪信李洪义是他兄長，

刘 高：他又叫何名諱？

刘成佑：他名叫李三春人稱三娘。

刘 高：李三春！李三娘！兒哪！他配夫何人？

刘成佑：師父，奇怪！奇怪！

他夫主与爹爹姓名一样，

刘 高：怎么說？他的丈夫与为父同名共姓？

刘成佑：正是。

刘 高：在家嗎？在外？

刘成佑：完婚后到邠州从軍吃粮。

刘 高：他有后無后呢？

刘成佑：爹爹！更怪，更怪呀！

在磨房生一子喜从天降，
取乳名也叫做咬脐儿郎。

刘 高：怎么說，他的兒子也叫咬脐？

刘成佑：正是。

刘 高：可曾撫养成人？

刘成佑：爹爹呀！

貧妇人在磨房难把子养，
命寶公送邠州离开家鄉。

刘 高：他哥嫂待他可好？

刘成佑：最可恨他哥嫂良心尽丧，
他不該逼貧妇另嫁夫郎。

刘 高：呸！兒哪！为父別的不問，那貧妇可
曾改嫁？

刘成佑：未曾，未曾呀！

不依允他哥嫂又把計想，
將貧妇打磨房甚是慘伤，
日汲水晚捱磨直至天亮，
每頓飯只与他半碗粗糠。
吃飯时想得起与他送上，

刘 高：想不起呢？

刘成佑：想不起那貧妇就餓肚腸。

刘 高：嗨呀！那貧妇真乃好苦，他怎不修封
書信，託我兒帶回邠州？为父也好在
五營四哨查夫問子。

刘成佑：帅父，有書，有書呀！

貧婦人修血書托兒帶上，
一定要將書信交与他夫郎。
望帅父你与他細細查訪，
若查出叫那人早些回鄉。
倘若是他夫主回了鄉党，
貧婦人把帅父大恩難忘。

(表唱)小咬臍言罢时將書呈上，
刘志远接血書暗暗悲伤。

刘 高：兒哪！你的母親，思念我兒甚急，快快去至后堂見兒的娘親。

刘成佑：孩兒知道。成佑自嘆：觀看帅父問罢來由，接了書信，变臉变色，其中定有緣故，待我躲在屏風后面听他說些甚么？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听口中言。

刘 高：成佑，兒哪！这娃娃已進去了，趁此無人，待我折書一观。

趁無人折开了罗裙半幅，
真果是我的妻一封血書。
上寫着李三春百拜夫主，
多拜上刘智远細看名目。
自那时去投軍离了故土，
到如今十六年音信渺無。

二哥嫂做的事狼心狗肚，
他不該苦逼妻另嫁二夫。
妻不允二哥嫂心中大怒，
將你妻打磨房受盡凌辱。
那夜晚譙樓上天交四鼓，
在磨房生下了刘門骨肉。
最可憐生姣兒無灯照住，
斷臍帶無鋼剪沒法想出。
沒奈何妻用口將臍帶咬住，
臍帶斷小姣兒一声大哭。
二哥嫂一見得更加大怒，
他存心將我兒命喪冥途。
進磨房奪姣兒如狼似虎，
將我兒丟魚池心太狠毒。
老寶公在馬房一眼瞧住，
暗暗的下魚池將兒抱出。
細思量你的妻難把子撫，
命寶容送邠州交与奴夫。
但不知刘郎夫可曾收住，
若收到为什么不速回屋？
琉璃井遇少將才把苦訴，
他情願与你妻捎帶家書。
刘郎夫見了書早回故土，
回家來与你妻報復冤屈。

可惱，可惱呀！

看到此不由人心中大怒，
李洪义，李洪信呀！好狗才！
你弟兄全不念同胞骨肉。
俺刘高不久間回轉故土，
拿着了你弟兄割去头顱。
哭一声三春妻为我受苦，
俺刘高竟做了負义之徒。

(表唱)刘志远他正在边哭边訴，

小咬臍屏風后一步奔出。

刘成佑：帅父，你老人家見了書信，又恨 又 哭，
恨的是誰？哭的是誰？

刘 高：恨的是那洪义洪信夫妇。

刘成佑：洪义洪信夫妇与帅父何親？

刘 高：那就是兒的舅父舅母。

刘成佑：哭的又是誰？

刘 高：哭的是兒在琉璃井边，得見的那个 貧
妇李三春。

刘成佑：李三春与帅父又有何戚？

刘 高：那是兒的親生嫡母。

刘成佑：哦！帅父，后堂岳氏母親呢？

刘 高：那是兒的晚母。

刘成佑：帅父怎講？

刘 高：那是兒的晚母。

刘成佑：呢呀！母親，娘呀！好不气殺人也。

刘 高：成佑，兒哪！兒怎么样了？哎呀！这

娃娃竟自气晕了。咬臍醒來，成佑甦醒！我兒甦醒！

刘成佑：啊……

听父言不由人心如劍刺。

珠淚滾滾湿透衣！

母親，疼兒的老娘！

看起來晚母好福气，

榮華富貴他享得齊。

吃不完珍饈和美味，

穿不完彩緞綾羅衣。

我親生娘白日井边去汲水，

晚來磨房受苦悽。

穿一件破衣难遮体，

半碗粗糠怎充飢！

帥父，

从未听見你說一句，

此事兒还要怪爹爹。

就是你今天做皇帝，

也不該拋棄結髮妻。

帥父，我要我親生媽！（重句）

（表唱）咬臍大哭倒在地，

刘 高：嗨呀！

（表唱）刘高一見心着急！

刘 高：兒哪，快快起來，

刘成佑：我要見了我親生媽才起來。

刘 高：这娃娃真真淘气，夫人快來，夫人快來
啲！

岳夫人：忽听老爺叫，出堂問分曉。老爺为着
何事这样着急？

刘 高：夫人不知，只因咬臍孩兒田猎归來，尋
着下官吵鬧，夫人快快叫他起來。

岳夫人：啊……

岳秀英聞此言心中不解，
我的兒因甚事倒在塵埃？
莫不是你师父錯把兒怪，
又莫非郊外田猎惹禍災！
天大事有为娘与兒担戴，
乖乖兒不要哭快快起來。

成佑，兒哪！快快起來，同为娘到上房
去。

（表唱）刘成佑翻过身將手几擺，

刘成佑：你不是我親生娘各自站开。

岳夫人：哈哈，奴才呀！

聞听他一句話把人气坏，
罵一声成佑兒不孝奴才！
你胎毛还未脫娘就撫待，
娘不过少怀兒十月之胎。
娘把兒当着我親生看待，
你把娘当外人該也不該？
骨未硬你就把良心來坏，

十六年养育恩这样下台。

說什麼母子情重如山海，

想到此不由人淚洒胸怀。

呸！老爺！成佑奴才說出此話，竟究
從何而來？

刘 高：夫人不知，只因奴才郊外田獵，追趕白
兔，追至琉璃井邊，得見他的親生娘
親。回得府來，故出此言。夫人休得
上氣，千萬要看在下官面上。咬臍！
奴才！不是兒的晚母將你撫養成入，
今日焉能在琉璃井邊見兒娘親？還不
上前與兒母親賠罪！

刘成佑：兒知道，母親！娘啊！兒錯了！

刘成佑上前來躬身下拜，

尊一聲母親娘細聽從來。

適才間錯出言娘休見怪，

還望得疼兒娘莫挂胸怀。

到後來忘养育不認年邁，

兒死在千軍中馬踏尸骸。

岳夫人：啊！

岳秀英聞此言氣忿稍解，

成佑兒你莫跪快快起來。

只要兒能曉得知過必改，

有為娘把此事一概丟開。

轉過身我要把老爺來怪，

刘 高：夫人怪下官何來？

岳夫人： 这件事不怪你我怪誰來？

老爺：想当初寶容送子前來，你妻言得明白，家中既有前房姊姊，就該命人接來同享富貴。至今咬臍長大知道此事，口出不孝之言，我不怪你叫我怪誰？

刘 高：夫人，事已至此，就怪下官也是無益，咬臍听令：

刘成佑：侍候帅父！

刘 高：命兒隨帶三千人馬由旱道而去，為父帶領三千人馬由水道而去，去至徐州沛縣沙沱寨。側旁有一開元寺，那里隔李家村不遠，你我父子在那搭會齊，接兒娘親，不得有誤。

刘成佑：得令！

刘 高：这正是：

安排車馬接前妻，
消息莫與外人知。

刘成佑： 拿着洪信與洪義，
老帥父！

刘 高：怎么？

刘成佑： 要與兒母申冤屈。

刘 高： 咄話？

刘成佑： 申冤屈。

刘 高：啊！哈哈哈哈！

父子二堂來商議，

喜殺行孝小咬臍。

很快到了开元寺，

父子人馬已会齐。

（表唱）二堂回書一回事，

下回磨房会夫妻，

（肖湘泉根据演唱詞記錄及整理）

蘆 花 衣

（报板）

孔子課徒在尼山，
化雨春風播杏壇。
門下大賢七十二，
單表一人閔子騫。
幼年不見慈母面，
后母李氏大不賢。
為憐兩弟失依靠，
蘆花着体無怨言。

閔員外：子騫。

閔子騫：兒在。

閔員外：今日你曾哲師叔請為父過庄賞雪，快到后堂同二弟閔文，換好衣衫，一同前往。

閔子騫：遵命。

閔員外：庄漢，準備車輦侍候

庄 漢：嗟！

閔 文：爹爹，哥哥叫我換衣服，要到哪里去嘛！

閔員外：兒哪，去走人戶啊！

曾师叔送來了一封請柬，
請为父賞雪飲酒講詩篇。
父帶兒一同去見識世面，
你弟兄在席前不可多言。
來，來，來，随为父同上車輦，

庄 漢：二位少爺，坐好啊！

閔員外：呀！好大的雪啊！

出庄來一路上細把景观。
但見那彤云密佈風割面，
半空中像飛絮又像撒鹽，
陽关道鋪得來平平坦坦，
水晶柱倒掛在屋簷，
远山近樹銀光燦，
粉粧玉砌画圖般。
雪花本是丰年兆，
來年米麥堆成山。

(表唱)閔員外正把雪景看，

閔子騫：哎呀！

(表唱)這一陣冻坏了閔子騫。

閔子騫： 老天爺既下雪莫把風卷，
吹得我無娘兒遍体皆寒。
暗地里我把慈母怨，
你不該丟兒受熬煎。
倘若母親还康健，
孩兒怎把蘆花穿。

哭一声疼兒的娘难見面，

娘吓！

閔員外：吓！

子騫兒为何故淚湿衣衫？

你暗地里啼哭为的哪件？

把你的伤心事細对父言。

閔子騫：老爹爹！

你的兒冷得來在打顫顫，

閔員外：兒呀！

数九天下大雪誰又不寒！

枉自你年青青这般嬌慣，

不及父年迈人能冒風寒。

閔子騫：爹地！

你的兒怕風雪不願赴宴，

望爹爹准許我轉回家園。

閔員外：哇！好不懂事的奴才！

只說是帶奴才闖闖世面，

为什么說怕冷借故不前？

既不去啓程时就該对父談，

到中途要回家所为何般！

怪不得兒的母在說你懶，

到如今看起來不是虛言。

是这等無用人留來討厭，

我閔家喪了德出了孽冤。

这一陣不由人氣破肝胆，

庄漢，把鞭子拿來！

庄 漢：員外，你不要動怒！

閔員外：叫你拿過來！奴才，看打！

（表唱）閔子騫側身躲撕破衣衫。

庄 漢：員外，你老人家息怒，大少爺的新棉襖都在車上撕濫了。

閔 文：爹，哥哥棉襖里头，咋个一片一片的到处飛呀！

閔員外：吓！

子騫兒棉衣綻了線，

蘆花片片隨風翻。

上前拆開細觀看，

整件衣裳沒有一點棉，

放心不下再把閔文看……

圓滾滾，暖融融，又松，又軟，白亮
亮的棉花露在外邊。

怪不得子騫兒常把冷喊，

大雪天穿蘆花焉得不寒！

唉！

賞甚么雪來赴甚么宴，

自己的家務事情都惡不完！

庄漢。

庄 漢：有。

閔員外：快把車轡打回博……

庄 漢：員外，今天不去也好，雪把路都蓋完

了。

閔員外： 嗯！

快快回家莫要多言。

庄 漢： 來到庄門，請員外下車。

閔員外： 閔文，快請你母親出堂。

閔 文： 孩兒拜請母親。

李 氏： 么兒，你們就回來了？

閔 文： 我們走在半路就轉來了！爹爹有請。

李 氏： 帶路。

閔 氏： 兒知道。

李 氏： (唱)千悔万悔悔不轉，

嫁到閔家好潑煩。

老漢的脾气太古板，

前房留下有長男。

不照閒又說你不管，

管得來又說一樣兒子兩樣看。

來在屏風用目看……

閔員外： 可惱呀！可惱！

李 氏： 呀！

又見得老員外怒气冲天。

这个老漢坐在堂前怒轟轟的，像人家
借了谷子還了糠壳一樣，為了啥呀！

員外，為妻有禮了。

閔員外： 坐嘛！

李 氏： 坐啲！員外，

曾家請你去赴宴，
為何半路轉回還？

閔員外：非是我中途打回轉，
有一事向安人領教一番。

李 氏：你的妻少讀書才疎學淺，
老員外有甚事尽管明言。

閔員外：你不該對自己兒子不同點，
為何薄待閔子騫？

李 氏：沒有嘞。

老員外休听旁人談，
常言道，手心手背是一般。

閔員外：再問你夏穿何物冬穿甚么才和暖？

李 氏：这才問得怪啊！

冬穿棉毛夏穿單。

閔員外：依我看蘆花作衣倒輕便，

李 氏：沒听说蘆花可御寒！

閔員外：啊！蘆花做不得衣服，安人你要記得
啊！

李 氏：怎么記不得！

閔員外：那今年三个娃娃的棉衣，里面裝的甚
么？

李 氏：棉花嘛！

閔員外：未見得吧！

李 氏：为妻親手一針一線所縫，未必还假了！

閔員外：怎么說还是安人親手所造？

李 氏：自剪自裁，做得結实啊！

閔員外：为甚么子齋兒常把冷喊？

李 氏：員外請看，

閔員外：看甚么？

李 氏：天上落的甚么？

閔員外：落的是雪。

李 氏：好道！

数九天下大雪怎的又不寒。

閔外員：啊！下雪天，該冷。为什么閔文他又
不冷喃？

李 氏：娃娃家蹦蹦跳跳的，他不曉得冷。

閔員外：安人，这头上？

李 氏：天。

閔員外：脚下？

李 氏：地。

閔員外：你我？

李 氏：父母。

閔員外：（指心）这里呢？

李 氏：良心嘛！

閔員外：噯！

皇天后土作証見，

你的良心有点偏。

为甚么子齋兒穿的是蘆花片？

李 氏：这个！

閔員外：哪個？

李 氏： 蘆花、棉花是一般。
裝得厚來穿得暖，
為妻替你在省錢。

閔員外： 你親生的兒子也該穿一件。

李 氏： 他們年青人沒得福氣穿。

閔員外： 可惱！

賤人作事心不善，
一樣兒子兩樣看。
我用好言在指点，
你罰酒當作敬酒般。
狗賤人你把七出犯，
不休你要教坏后代兒男。
子騫兒快快去取筆硯……

子騫，快取紙筆來，把這賤人拿來休了！

李 氏： 老員外，我錯了嘛！

閔員外： 賤人如此可惡，實實容你不過，定要休回娘家。

李 氏： 為妻跪下了！

閔子騫： 爹爹，孩兒也跪下了。

（表唱）閔子騫見此情下跪堂前，

閔子騫： 老爹爹息雷霆兒求恩典，
休了母反與兒來把罪添。
知道者說母親把七出條犯，

不知者反說是父听子言。

閔員外：兒哪！这种黑心肝的人，你还在 与她
求情，快点起來。

閔子騫： 老爹爹恕母親兒才立站，
若不然你的兒跪死在堂前。
母在堂只有兒一人不暖，
母去后三弟兄都要受寒。
閔源弟才三歲更需人照看，
老爹爹再續絃心也不安。

閔員外： 子騫兒一句話把心說軟，
教老夫又失悔又是心酸。
兒的母亡故時兒週歲未滿，
為父無奈才續絃。
只說是娶賤人把兒照看，
又誰知養了兒就把心偏。
蘆花衣就算得存心凶險，
乖乖兒反替他來把情寬。

閔子騫： 爹爹，你老人家饒了母親嘛。

閔員外： 叫賤人你睜開一雙狗眼，
我問你見此情羞不羞慚？
倘若你的陽壽短，
再娶一個把房填。
對閔文、閔源同樣存偏見，
你在九泉安不安？
子騫兒不用跪快快立站，

到后堂快去取棉衣御寒。
还不快去取棉衣与子騫更换，滾了起
去！

李 氏：謝过老員外。

閔子騫：謝过爹爹。

尾 声： 堪笑李氏存私見，
蘆花衣虐待閔子騫。
世間上多少后娘后老漢，
这段書請你們当作鏡子看。

（据姜維新原本及王燕成、易崇章初改本，由趙循伯整
理。）

張松獻圖

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編
重慶人民出版社

汪子美封面設計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44 印張1 $\frac{2}{3}$ 字數23千

195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号：T10114·122

定价：(5) 0.11 元